

石头与水

伍

千山我独行 不必相送

千山记

伍

「网络文学+」

优秀网络文学

向读者推荐活动

原创作品

VIP金榜TOP1
—— 千万点击 ——

晋江超高人气古言长卷

赠

知名插画家 ENO 倾情手绘
唯美海报+古典腰牌异型书签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文艺出版社

石头与水

千山我独行 不必相送

千山记

伍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千山记. 伍 / 石头与水著. —杭州: 浙江文艺出版社,
2018.3

ISBN 978-7-5339-5029-3

I. ①千… II. ①石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24978号

策划统筹 柳明晔
责任编辑 徐 莺 徐 旻
封面题字 天 勤
封面绘图 ENO
装帧设计 荆棘设计
责任校对 唐 娇
责任印制 朱毅平

千山记 伍

石头与水 著

出版 **浙江文艺出版社**
网址 www.zjwycbs.cn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印刷 浙江万盛达实业有限公司
制版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
开本 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字数 366千字
印张 18.25
插页 1
版次 2018年3月第1版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
书号 ISBN 978-7-5339-5029-3
定价 39.80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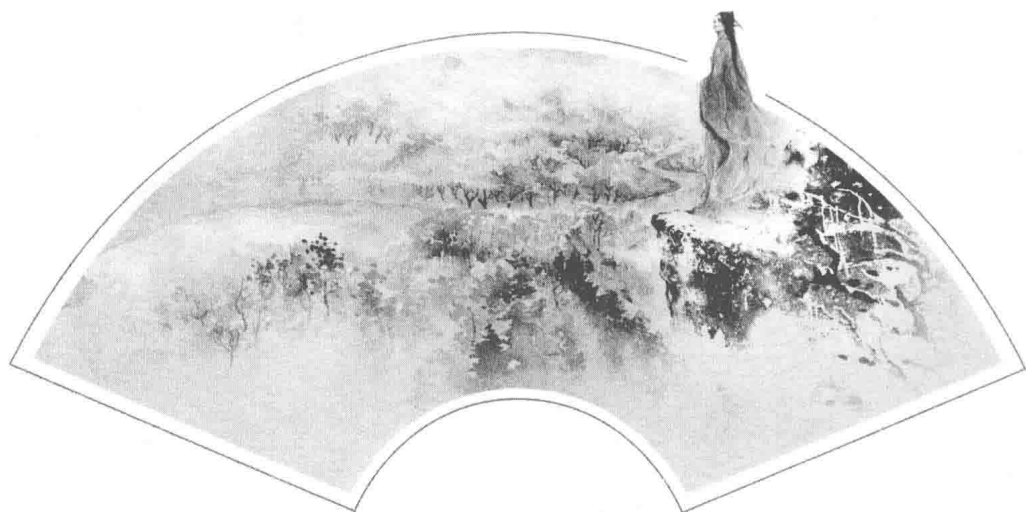
(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单位调换)



目 · 录

CONTENT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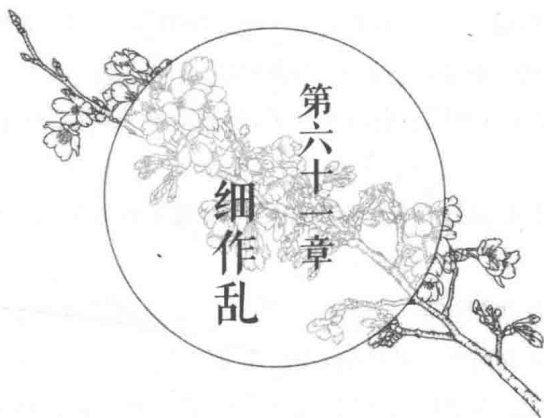
第六十七章	第六十六章	第六十五章	第六十四章	第六十三章	第六十二章	第六十一章
世人心	刺杀事	世子亡	太子归	稳局势	四海国	细作乱
115	094	075	057	037	019	001



目 · 录

CONTENTS

第七十五章	第七十四章	第七十三章	第七十二章	第七十一章	第七十章	第六十九章	第六十八章
庆功宴	终凯旋	流言起	议亲事	战事结	强援至	生死战	离间计
270	252	229	209	190	170	152	133



六皇子夫妇亲自到访，谢莫如自然以礼相待，请二人坐了，命侍女奉茶。

六皇子虽然面相有些老成了，人倒是较先时明白稳重许多，说起话来也十分妥帖：“以往兄弟年少，得罪了五嫂。我知五嫂不会与我一般见识，到底心下不安，特意来给五嫂赔礼。”说着起身一揖。

谢莫如摆摆手：“六弟莫如此，一家子兄弟，不是外人，也不必外道。以前的事不必再提，好生过日子，不辜负君父也就是了。”觉着穆元帝教导子女很有一手，不打不骂的，就叫六皇子学了个乖。本来就是，一国皇子，难道除了享受身份，就没有责任与义务了吗？

六皇子应“是”，起码这趟苦头吃得知道了些好歹。至少，六皇子觉着，倘是六皇子妃与他一并落到那般境地，绝不会如李氏那般不堪。

六皇子其实同谢莫如没啥话说，又问了回五皇子的病，也就告辞了。

六皇子经此历练，简直脱胎换骨。以往不说奢侈吧，也是皇子气派十足的。现下珍惜大米与蔬菜，对下人也和气许多，府中的事悉数交给六皇子妃处理，再去过宫中请安后，六皇子就在府里调养身体了。

甬看做农活时也没啥，但人吧，一闲下来，反是要不舒坦。尤其六皇子当初由奢入俭难，现在由俭入奢也难，别个不说，饮食上就受不住。随便一道素炒青菜，六皇子都觉着太油腻，肠胃便不能适应。

六皇子妃恨六皇子也是真恨，见六皇子被教训成这副模样，颇觉解气，又是无奈，却也不能不理睬。

反正，日子就是这样，好过赖过，凑合着过吧。

谢莫如这里安排着府里的一应事宜，小唐跑来求助，哭丧着脸道：“娘娘，我可实在没



法子啦！您去瞧瞧我师祖吧！哎哟，他要去大理寺告我非法禁锢，我可要完啦！”

谢莫如笑：“北岭先生不过逗你罢了，不必当真。”

“真的真的！师祖说真的！”小唐快急死了，啰唆个没完，“我以后得考进士哪，现在可不能坏了名声啊。”

谢莫如道：“你去把文休法师请来，让文休法师同北岭先生说一说佛法，北岭先生就静了。”

小唐道：“娘娘得给我张贴子，不然，我空着手去，怕人家寺里不信。”

谢莫如命人取了府里的帖子给小唐，小唐跑去接人。

小唐将文休法师接去与北岭先生同住，没几日，江南便有战报传来：江南大败，吴国公战死，靖江王携大军已过鲁地，直奔帝都而来！

此战报一到，举朝哗然。

穆元帝尽管脸色十分难看，仍有条不紊地吩咐帝都进入备战状态，然后，召开内阁会议。

与此同时，帝都城内外外，只要能在内城安身的，都纷纷往内城奔来。

翰林院掌院学士先跟朝廷说，城外廉租房的官员得在城内有个安置啊！

其次是北岭先生，老头一听说靖江王打过来了，心下比韦学士还要急，但他消息慢些，故而动作也慢。北岭先生这会儿也不摆谱了，拉了小唐问：“闻道堂如何安排？”

小唐傻眼片刻。他也不知道啊！不过，小唐还是有些小机灵的，道：“师祖您不要急，我去问问王妃。王妃早叫人把宅子收拾出来了，都是内城好地段的宅子，闻道堂里的秀才们安排一下是没问题的。”

江北岭又不傻，想着谢王妃派小唐这么个欺师灭祖的劫持自己到内城，怕是有些个内部消息。江北岭叹道：“与谢王妃说，有劳她照顾了。”

“没事，师祖您只管放心，不用外道。您想想，我跟王妃啥关系，我师父跟王妃啥关系，咱们又不是外人。师祖您只管跟法师说说佛法，我这就去把师兄们接城里来。”小唐是个热心肠的人，问文休法师道：“法师，您寺里有没有什么安排？要是没安排，我干脆一并接小师父们进城吧。城内总还安稳些。”

文休法师笑：“他们应当有天祈师兄照应。唐施主去吧，闻道堂多有些贫窘书生，还得施主多照看些。”

“放心吧，我最喜欢跟有学问的人来往啦。”

小唐先跑王府找谢莫如拿主意，他可是把大话说出去了。谢王妃笑：“城中的确有些宅院，我命人收拾出来了。既然你都把话许给北岭先生了，就用来安置闻道堂的人吧。”说着命侍女取出别院的图纸，与小唐看了，告诉他那些书生要如何安排。这个时候，就不要

盼着一人一个小院了，一人一间房就是好的。

谢王妃道：“把北岭先生亲近的弟子都安排到北岭先生住的别院去。”

小唐点头：“记得了。”将图纸收回袖中，找了几个手下得用的，去接人了。

这可是个大工程，你以为振臂一呼，那些书生就都呼啦啦跟着小唐进城了？东西得收拾吧！书本得带着吧！还有些个人叽叽歪歪抱怨朝廷的！你说把小唐火得，但他也有法子，直接喊道：“五十人一组，满五十人，先挑宅子安置！”

就有人说：“五十人住一间宅子？”

小唐大声道：“甭不知好歹了！也不瞧瞧这是哪儿的宅子！王府的别院！不愿意住的，自己找地方住去！”手下人也跟着宣传：“先到先得啊！先到先得挑内城好地段啊！”

书呆子们立刻不蘑菇了。

还有机灵的，早清爽地收拾好包袱，在小唐指定的地方排队。当然，也有稳重有威望的，帮着整肃队伍，清点人数。满五十人，小唐立刻发宅子图给手下，再从书生里选个头领，立刻开拔去内城。有几辆车帮着运东西，人是没车坐的，王府也没这些车马啊，全靠两条腿走！

见有队伍先走，余者也都加快速度，至天色将晚，总算把最后一批送往内城去。

闻道堂离官员的安置房很近，就有官员家眷过去打听。小唐自己是不愁的，他住王府，又因他时常到进士堂听课，与附近官员很有些相熟的。小唐道：“放心吧，朝廷必有安排！大家不要担心！这两日必有信儿的！都把心搁肚子里！先收拾东西！待朝廷有了安排，立马就能走人！也省得耽搁，对不对！”

小唐安抚人是一把好手，把这些个人安抚住，方要离去，就见沈素与几个翰林套着车马正往外赶。小唐与沈素是极熟的，便过去打招呼。

沈素自从办了举人补习班，身家便丰盈起来，他在城内是置了宅子的，地段也不错。只是，同僚里颇有些日子艰难的，沈素是个热心人，干脆请几个内城无宅的同僚一并住到他家里去，也有个照应，这是过来跟着拉东西呢。

沈素听小唐说是来接闻道堂的书生们的，叹：“闽王妃仁义，现下这般境况，闻道堂里的学子们，怕是一时顾不得他们。闽王妃能施援手，再好不过。”

二人说着话，一并回了内城。

小唐还骑马去各处宅子里瞧了一回，过了晚饭时辰，方回王府复命。小唐道：“总算都安置了。这么些人，养着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哪。”他经过战事，不是说没钱养，太平年间，再加十倍，王府也养得起，但战事一起，别个不说，米价飞涨，关键是，有价无市啊。现下还不显，难处在后头呢。

“这个不必担心，我早筹算着呢。”谢莫如问，“外城现下如何？”

“有门路的都到内城了，经过南郊时，那一片住的官员，多官小职微，有些实在没去处，等着朝廷安置呢。”小唐叹道，“看着也可怜。说来，我在内城也置了一处宅子，原是我爹叫我置的。我随殿下来了帝都，都是住王府，也没住过那宅子。干脆叫人收拾出来，娘娘您要有用，先拿去用。”

谢莫如道：“要是你宅子里有什么贵重东西，都收拾了放到王府来，宅子先留着，总有用的时候。”

四皇子妃过来寻谢莫如说话时还说起现下的事呢，道：“眼瞅着江南还不知道怎么着呢，又有人在朝上参我们殿下，说我们殿下当初不该把安置房建在外城，弄得许多官员无处安置。”四皇子妃一脸晦气，“我算是看明白了，这些朝臣，好也是他们，歹也是他们。反正有事全是别人的不是。”

谢莫如道：“现下陛下忙帝都防御还忙不过来，怕是没空理这事。”

“我是想着，要不要学一学五弟妹你，把城中别院腾出来，安置些官员。只是，这些官员不比闻道堂的学子们，大都单身一人，也好安置。官员们多是拖家带口的，我们府里也有几处宅院，又怕不够。”在谢莫如面前，四皇子妃也不藏着掖着，“再者说，倘我一家做这事，怕也不好。我想着，能不能叫着大嫂、三嫂、五弟妹你，还有六弟妹，咱们几家商量商量。一则也能帮我们殿下解了围，省得再有人多嘴；二则咱们一起做此事，也不着眼。”

谢莫如笑：“四嫂心里早有筹算，又来问我。”

四皇子妃正色道：“你比我有经验，说来还多亏你提醒，我叫庄子上提前把今秋的粮食菜蔬交了上来，并未变现银两，现下可不心里有底吗。就是这事，你也陪我去姑妈那里商量出个主意来。我是懒得听那些屁事不管只知道说风凉话的东西胡咧咧了，有说风凉话的本事，把事办了才叫人佩服。偏又没本事，浑身上下就剩一张嘴了。”

“世上这样的人多得很。罢了，不与他们计较，这事不好耽搁，咱们这就去姑妈府上。”

这也是四皇子妃有事喜欢寻谢莫如商量的原因，谢莫如半点儿不磨叽，行事利落，效率一流。

四皇子妃邀谢莫如同乘一车，路上悄声道：“战报这般不好，也不知江南如何了。还有我父亲……”

“南安侯那里，没有消息，就是好消息了。”但对于五皇子，没有消息，就是坏消息了。

谢莫如担心的是五皇子，现下该到闽地了，还平安吗？战事顺利吗？

文康长公主在皇室素有号召力，这事四皇子妃一人难办，有文康长公主出面，则好办得多。这种时候，也没人磨叽，再者，文康长公主格外将谢莫如拎出来做了个牌坊：“老五媳妇主动安置闻道堂里那些学子的事就很好。咱们哪家都有几所暂且用不着的宅子，空着也是空着，能为朝廷解一解忧难也是好的。”说着出了四套。

余者皇子妃们自然也都有宅子献出来，其实说献也不对，只是暂时安置下官员。待朝廷胜了，宅子自然要还回去。倘战事不协……宅子不宅子的，先说性命吧！所以，这时候大公无私些，没有坏处。

由文康长公主出面，把些无处安置的穷官都安置了，穆元帝也松了口气。

战事却不容乐观，靖江王自称百万大军北上清君侧，眼瞅着离帝都不远了。屋漏偏逢连夜雨的是，西蛮送来八百里加急奏章，西蛮王兵犯西宁关！至于南安关，南面的消息久不通畅，不要说南安关是否平安，连太子的安危都不知晓呢。

张长史等人都将家眷搬到王府住着，这也是谢莫如吩咐的。外头兵荒马乱的，长史又不是什么高官，便是在内城置有宅院也不是上等地段，倒不若都搬到王府来，也安全些。

现下，府中上下皆指着谢莫如呢，张长史有什么事也是过来同谢莫如商量，道：“战事委实不大好了，南大营退至外城，听说朝中有人奏请陛下暂避他处！”

谢莫如冷笑：“避？避去哪儿？西去有蛮人，南下倒省得靖江王再北上了，往东是海，难道叫陛下北上去北凉国过日子！这等扰乱君心之言，当立诛不赦！”

张长史禁不住一个冷战，轻声补充：“陛下勃然大怒，已将说此话的小御史杖毙。”

谢莫如微微颌首，穆元帝还不算糊涂。

张长史是知道五皇子去向的，道：“眼下，也唯有盼着殿下在南面能顺利些，回援帝都才好。”

谢莫如沉默未语，半晌方道：“前人笔记上曾说，打仗有不同的方法。有一种战事，如同前番我们在闽地那般短暂，输赢好定。还有一种战事，不是论输赢，而是论成败。张长史知道先帝当年立国，围攻帝都多少时日，方打开朱雀大门吗？”

张长史对这些史实还是清楚的，不假思索道：“说是有大半年的时间。”

“七个月零十八天。”谢莫如道，“前朝末年，兵颓将微，这帝都城，还能守七个月零十八天。如今我朝如何？自先帝打入这帝都城，几十年了，帝都城一直太平，这些人，怕是早忘了战时光。所以，听到靖江北上，西宁不宁，便怕了，坐不住了！但要依我说，还远远未到危难之时！”

此刻，昭德殿内，苏相也在说：“西宁之事，陛下不必太过担忧，西宁关二十万大军，川陕亦有驻军十万！便是靖江，他何来百万之兵，整个江浙二地的人口加起来，怕也不过百万。何况，靖江于闽地损兵五万有余，于南安侯手上损兵也将将五万，如此十万人下去。今靖江手中能有二十万兵马便顶了天！帝都为国之根本，绝不可弃！”

“只要守住帝都，近可调晋豫兵马，远可令两广相援！如今靖江气势正盛，守住帝都，便可挫靖江气势，使其一而再，再而衰，三而竭。靖江势竭之时，便是朝廷反败为胜的时机！故此，臣请陛下恩准，全城备战！死守帝都！”苏相掷地有声。

“准！”穆元帝沉声道，“朕再说一遍，朕宁可与将士们战死，也绝不会离开帝都半步！”
诸臣俯首。

穆元帝是要死守帝都的，当然，对于帝都的防守，君臣早安排了一套完整的计划。

不过，苏相道：“臣还有一人，想荐予陛下。”

“苏相只管说。”满朝文武，但关键时倚重的永远是有限几人。

“要论守城，在座诸人都不如一人。昔日先帝何等武功，最后入主帝都城时，被阻帝都城外大半年。当初前朝人心尽失，城中不过将士五万，便可挡先帝百万大军。”当然，这里的百万大军也是虚夸了，苏相道，“当年，为前朝制定守城方略的人就是江北岭。”

穆元帝皱眉：“江北岭一直不肯身侍我朝！”

苏相道：“臣愿亲自去相请北岭先生！”

穆元帝屏退其他人，方与苏相道：“江北岭现在在老五的别院里住着，可惜老五不在帝都，不然，他与江北岭最好，当能说得上话。不过，这次闽王妃安置了江北岭闻道堂的那些徒子徒孙，你去见江北岭前，先去闽王府走一趟……”顿一顿，穆元帝继续道，“听一听闽王妃的意思。”

“是。”苏相本身也有这个意思，只是，闽王妃的脾性一向不好把握，但为了江山社稷，苏相无论如何都要试一试的。

苏相觉着是老穆家列祖列宗保佑，他到闽王府简直没有受到任何刁难。谢莫如听苏相说明来意，只是一笑道：“我与不语为莫逆之交，也认得苏巡抚，苏相亲自上门，我自然要给苏相这个面子。小唐，你随苏相走一趟吧。”

苏相其实是想请谢莫如走一趟的，毕竟，江北岭可不是寻常人，小唐的身份，苏相只担心不够。不过，苏相深知谢莫如性情，只道：“多谢娘娘指点。”便同小唐去了别院。

谢莫如的别院，以前是辅圣公主的私产，就可想而知是什么规格了。

苏相见到江北岭，两人都这把年岁，也没什么需要拐弯抹角的，苏相直言来意，江北岭久未说话。苏相有的是耐心，倒把小唐等急了。小唐道：“哎哟，我说师祖，您老还犹豫什么？这能帮就帮啊！我来前，娘娘让我跟您求个情面呢。可我想着，这还用求吗？我与您啥关系，我师父与您啥关系，我们娘娘与您啥关系呢？哪里说得上‘求’字，是不是？”

江北岭老眼微眯，瞥向小唐。可不是吗？不知不觉，竟入人家彀中！

哎，江山代有才人出啊！

小唐这二愣子似的一番话，落在不动声色的苏相耳中，瞬间不由得闪过一丝异色，心下暗道，此人此语真是妙至毫巅！

苏相何等老辣，他这把年岁，这等地位，见过的人怕是比小唐吃的米都多，自然看出，小唐这话说得没有半分做作，亦非有意言之，完全是有啥说啥的直爽。小唐偏生还有个江

北岭徒孙的身份，饶是苏相也得暗叹一声，谢王妃实在太会挑人了。

派小唐与他同来，算是正奇相辅。

江北岭并未摆什么架子，不过，他也有自己的条件。他并不参与具体的帝都防守事务，勉强做个参赞，也不挂名。

苏相当即就请北岭先生一并面圣。

帝都防守是朝中机密，自然不可能在别院里谈。江北岭既允口，自然不会反悔，衣裳都不换一身，带着小唐做个跑腿，就与苏相去了。

小唐进不去昭德殿，不过，因他是北岭先生带来的，昭德殿大太监郑佳格外命人将他带到一处暖阁休息，并不令他在外苦等。于汾于公公听闻小唐是闽王府的人，还着人给他摆了四色茶果、瓜子杏仁的，让他有吃有喝。小唐甭看没啥心眼，到底出身世宦之家。小唐待人向来爽快，看几个小内侍给他端茶果，一人一荷包，半点儿不小气。小内侍们就格外又热情了些，待中午，又给他端来四菜一汤，都是上等菜式。

小唐闲来无事，就同小内侍们叽呱起来。要说他同素不相识的小内侍们能有啥共同话题啊，人家小唐偏就找出一个，正是苏不语新写的话本子《紫金录》。小唐说得眉飞色舞：“要说帝都这么些写话本子的，我就服苏公子的一支笔，漂亮！尤其咱们太祖爷，真是大仁大义啊！”说着，他还将《紫金录》中的名段比手画脚地讲了一遍。

小内侍们大学问没有，话本子也听过几出的。这本《紫金录》身为朝廷的舆论教材，难得苏不语写得跌宕起伏，引人入胜，故而，小内侍们平日里也爱听这话本子。更难得的，往常进宫的大人们，赏他们几两银子就是瞧得起他们，有哪个会同他们这般说话呢。尤其，这些小内侍能到昭德殿当差，虽还未轮到他们冒头，也都是会察言观色的，瞧出这位小唐大人是个直爽没啥心眼的，便都凑过来围着小唐说话。

开始是说话本子，说着说着就说到现下的战事了，甭看都是在昭德殿当差，他们却属于粗使内侍，并不晓得战事到底如何。不过有人开了头，小唐就说了：“只管放心！靖江这绝对是找死呢！我前儿刚问过文休法师，文休法师你们知道吧？有名的神算，最知晓天机的！”

“小唐大人还认得文休法师？”小内侍们就是在宫里也听过文休法师的名声啊。而且，内侍这职业，最信鬼神！故而，一听文休法师的名号，皆十分恭敬。

“那是！”小唐没说自己是刚认识的法师，他拍着胸脯道，“文休法师说，这是咱们朝中一劫难，有惊无险，过去就好。你们想想，文休法师的卦，可有不准过？”

小内侍们齐齐摇头。

“那就是啦！”小唐道，“所以我说，越是这时候，咱们越得尽心当差。不能听风就是雨地自乱阵脚，这样显着不稳重，以后还有谁重用咱们呢？是不是？”



小唐还给人家上起思想政治课啦，由此，他又得了一顿免费的皇室高档下午茶。待傍晚他随北岭先生出宫回府时，还同北岭先生絮叨呢：“我爹以前常说，由小及大，我这头一遭进宫，就这般的有茶有果的，都是沾师祖您的光。也说明陛下看重您呢，要不，我哪儿能得这般待遇！”

北岭先生根本不想搭理小唐，小唐瞧着老头的脸色，叽叽咕咕地问：“师祖，是不是因为您先前不肯做官，这回去帮朝廷，觉着有些没面子啊？”

北岭先生不说话，小唐自己就自问自答了，他道：“这有啥没面子的？您又不是特意为了朝廷，您是为了这满城百姓哪。这打仗，不是我说，最先遭殃的就是百姓。像有点钱有点权的，都有栖身的地方，就是平民百姓哪，真要听天由命了。那些乱起来的地方，一时半会儿地管不到，我就想着，师祖您这般的有本事，要是能帮着朝廷，免得帝都周遭百姓遭殃，也是一件大功德呢。换我，我就是想帮忙，也没这么大本事。师祖您不一样，您生来就聪明，也有非同寻常的本领，有这样的本领，上天就是要师祖来为百姓们做点事的。”

小唐感叹：“我真羡慕师祖您啊。”

“羡慕我什么？”北岭先生终于开口。

“羡慕师祖您有本事呗。”小唐兴致勃勃，“我也想能为百姓做点儿啥，可惜我做不了大事，不过，能做点儿小事我也愿意。师祖，要是有什么我能做的差使，举贤不避亲，您只管推荐我去，我一准儿不给您丢脸。”

“跟着五皇子，以后还怕没差使做吗？”

“我们殿下这不是一直病着嘛。”小唐道，“亏得我们府上有王妃，要不，还不知怎么着呢。我们王妃才是个仁义的人呢，心特好，在闽地时就天天做善事，这回城里乱哄哄的，王妃就叫属官们把家眷都搬到王府来了。我悄悄打听过的，别的王府，可没这样的事。当初也是王妃叫我赶紧把师祖您接到内城来的……”说着说着，小唐自己就觉出不对来了，他望着北岭先生道：“那会儿可还没传来南面的战报呢，师祖，您说是不是我们王妃那会儿就觉出不对，着紧地命我把您老接进城呢？”

不提谢王妃还好，一提谢王妃，北岭先生只差呕出一口老血来了！

虽然郁闷得想呕血，北岭先生还是叮嘱这傻小唐：“好生听你们殿下的，听你们王妃的，也就是了。”真难得这小子如今才觉出不对来，这得是什么样的笨脑瓜子啊！他竟然有这样的徒孙！北岭先生更想吐血了！

“是啊，虽然我挺想师祖您介绍个差使给我，可眼下，我们殿下病着，我就得比往常多在差使上用心，怕是没空的。”小唐又同北岭先生道，“不过，我们王府能做事的人还有很多，师祖您要有机会，可别便宜了外人啊。”

北岭先生此生都是头一遭见小唐这般的没脸没皮要机会的，委实不堪其扰，遂道：“闭嘴！”

小唐还是很孝顺地先送了师祖家去，自己才回王府复命。

小唐把自己在宫里的事，事无巨细地同谢莫如讲了一遍，包括他中午饭吃了啥，下午茶喝了啥，都同谢莫如说了。主要是小唐一直觉着，宫中是个人精扎堆的地方，自己比较笨，不如说与王妃，叫王妃帮着分析分析。

谢莫如倒很满意小唐，与他道：“这就很好。明天你仍旧过去，看北岭先生可有差遣。北岭先生虽不少人服侍，他们却不比你身上有官职，行事便宜。”

小唐应了，道：“我同师祖说了，要是有什么好差使，叫他想着咱们府里些。”

谢莫如无语，好在，她早知小唐就是这么个实诚人。她一向有耐心，温声道：“北岭先生连官都不做，如何会插手朝廷的差使呢？以后莫说这样的话了，他老人家高洁，不要让他老人家为这等俗务操心。”

“也是哦。”小唐摸下头，道，“我一时没拐过弯来。就想着，陛下也肯听一听师祖的主意，倘有什么合适的事，不就是师祖一句话的事吗？就没多想。”

谢莫如笑点小唐一句：“这个你不必担心，你就不说，苏相那里也会安排几件合适的事给我们府上做的。”

这是为啥？小唐开动脑筋，细细寻思了一回：“是看在师祖的面子上吗？”

“对。”谢莫如道，“所以，有些事，不必说，也会如此。”

小唐一拍大腿，两眼放光，瞬间开悟：“我明白了！有一回，一个人，想巴结我爹巴结不上，就拼命跟我示好，这道理是一样的呀！”

谢莫如一乐：“好了，去歇着吧。”

小唐十分敬仰地对谢莫如道：“娘娘，您讲的道理，比我爹讲的还叫我容易明白。”

谢莫如平生第一次遭遇这般直言的马屁，一笑：“去吧。”

事到如今，差使不差使的，于谢莫如都是小节，她关心的只有一事：江南成败！

江南却一直没有消息过来。

该做的，能做的，谢莫如自问都做了。

其他的，就是等了。

紫藤捧出所拟的吴国公府的奠仪单子来，谢莫如略略扫过，道：“可以，就照着这个预备，让张长史走一趟吧。”

三皇子妃过来与谢莫如商议，要不要去宫里安慰太子妃。谢莫如不解三皇子妃何意，要说安慰太子妃，也该早几天过去。都现在了，才说这事，岂不显着刻意吗？谢莫如道：“三嫂也知道我们府上的事，殿下在养病，外头的事我也不大清楚。吴国公战亡，不知朝廷可有世子袭爵的旨意？”

三皇子妃褚氏轻轻摇头，声音也压低了些：“倒未听说。”

“那我们还是再等等，朝中这么个情形，宫里太后娘娘又是个胆小的，且刚经了寿安老夫人的丧仪，人老了，不喜见别离。”三皇子妃褚氏向来是玲珑心肝，她自己如何能不知此间利害，不过是借谢莫如的嘴将这话说出来罢了。谢莫如并不计较这个，便直言说了自己的意见。说来谢贵妃选了褚氏做媳妇，也不是没有道理的，婆媳俩的性子十分相像。说着话，谢莫如打量了褚氏一眼。

这轻轻巧巧的一眼，褚氏却觉着仿佛自己整个肝肠都被看透了一般。褚氏只觉心下生凉，勉强一笑：“五弟妹说的是。”

谢莫如问：“我这些日子也没空进宫，贵妃娘娘身子可好？”

褚氏的脸色有些僵了，还是笑道：“挺好的，前儿我进宫，母妃还说起五弟妹好些天不进宫了呢。”

“那就好。”谢莫如还以为谢贵妃哪里挑剔褚氏的不是了呢，褚氏一向有分寸，突然做出这等没分寸的事来，定是受了什么刺激。

褚氏未多坐就告辞了，一路都在寻思，谢莫如怎么知道婆婆近来有些喜怒无常呢？说起婆婆的性子，褚氏就心塞，据说女人到了这个年岁脾气都会有些变化，她婆婆对外是热络周到，就是对她，怎么都不满意。倒并不是嘴里挑剔她，只是眼神里透出那种不合心意的意思也够褚氏受的了。褚氏做了这些年的媳妇，也知道一些旧事，她婆婆当年没取中谢莫如做媳妇，而是选的她。谢莫如嫁了五皇子后，在皇子妃里是有一无二的地位，就是太子妃也不比谢莫如更会出风头。她知道婆婆心思，不就是觉着她不比谢莫如能干嘛！每想及此处，褚氏心里就发堵，堵得难受！

所以说，褚氏今次过来，完全是给更年期的中老年妇女婆婆谢贵妃给刺激的。

妇人的小心思在战事面前不值一提，因着战局，谢莫如今年生辰也未庆贺，倒是谢太太过来说了会儿话。谢太太苍老许多，亲家吴国公战死了，爵位一直悬着。西宁又不太平，二儿子一家都在西宁。南面更不必说，多少时日没有消息了，二孙女谢莫忧与孙女婿戚三郎都在闽地呢。还有谢云和谢远，都是族中子弟，尤其谢云，是二房谢枫的嫡长子呢。

谢太太每天担心子孙，都成了虔诚的佛教徒。今谢莫如生辰，长孙媳吴氏要回娘家奔丧，谢太太便带着谢兰之妻于氏和二房苏氏一并来的，无非也就是说些吉利话。谢莫如道：“祖母也不必太过担忧，早在靖江蠢蠢欲动时，朝廷便有旨意给西宁关，命其好生防备西蛮。倘西宁关不堪一击，现下早有战报传来了。二叔在西宁多年，对西宁比咱们都了解，倘西宁关不稳，别个不说，先得把公主与孩子们送回来。要搁往日，西宁之事怕不会如此备受瞩目，皆因靖江猖獗，所以，大家就格外担心西宁防线。可这些年，西蛮扰边不是一遭两遭，哪年不闹腾点儿事呢。”

“就是闽地，也只管宽心。江南四省，实力保存最好的就是闽地。如果这样还会出事，

那就是天意如此。倘得平安，以后他们的仕途也就打开了。”谢莫如正说着话呢，紫藤匆匆进来，神色有些焦切又有些紧张，细看去，这八月初的日子，紫藤额间竟出了一层细密汗珠。紫藤道：“娘娘，外头大总管传进话来说，靖江王临城了！”

谢太太和苏氏、于氏都不禁惊呼起身，手足无措，不知如何是好了。谢莫如一瞬间的静默后将手中茶盏稳稳地放回海棠茶几上，淡淡道：“不对！靖江不可能临城，再去打听，当是全城戒严！”

紫藤神色一正，连忙折身去了。

谢莫如对谢太太几人道：“朝廷的兵马再不济，也会有时间提前传回战报。帝都不能乱，故而会先行全城戒严，以备战事！离靖江打到城下还早着呢。”

谢莫如就有这样的淡定。她坐得住，谢太太几人也多了些安心。

谢莫如吩咐道：“传张薛二位长史过来说话。”战况紧张时府里如何个章程，谢莫如早与两位长史商量过，如今不过按章程吩咐下去。

谢莫如有条不紊、纹丝不乱的气派，当真是能宁神镇魂的。一时，紫藤又进来禀道：“娘娘神算，婢子刚刚一时情急，外头的确是戒严了。”

谢太太几人明显松了口气。

谢莫如遂对谢太太几人道：“祖母、二婶也早些家去安排一下，我这里没什么事，把心搁在肚子里过日子就好。”

谢太太望着谢莫如淡然自若的脸庞，心中真是千样思绪，百种感叹。别人到此时惶惶然都不能够，谢莫如却表现出这般稳健的手腕与定力，真是天生的才能。

这不是谢氏家族的才能，而是谢莫如母系血统中天然赋予她的冷静与缜密，铁血与强势。

谢家人告辞之后，谢莫如当天便得到消息，苏侧妃娘家被秘密逮捕。

谢莫如对杜鹃道：“此事不必声张。”

杜鹃应一声：“是。”

谢莫如此生也是头一遭经历帝都城戒严的日子，且苏家既已被抓，也没必要再派人手盯着了，杜鹃遂回到府里帮着主持府内之事。

谢莫如有一样好处，她虑事，向来是做最坏的打算。所以，尽管第一次遭遇戒严，她也有所准备。府中出入人手皆换成管事一级的老人，而且，但有出门之事，必要提前回禀，谢莫如批了，再出去。其他时间，皆是大门紧闭。

至于每日采买，也减到最低。谢莫如早就备下大量的菜肉干货，更有米粮木炭，足可支撑一年。只是，这个时候，府里上下就甭想着以往的精致伙食了，好在，谢王妃管饱，而且，谢王妃吃的也就是这些了！

谢莫如又往宫里送了回东西，如上等燕窝、龙眼、雪蛤、红参之类的滋补品，还有山珍海货的一些可长久存储的干货，再有苏妃惯用的胭脂米也带了两口袋过来。

苏妃拉了谢莫如坐在身旁，道：“怎么带这许多东西来？我这里总比你们外头便宜些。”苏妃毕竟也是四妃之一，后宫除了太后和两位贵妃外，就是她了。尽管不掌宫务，也没人会刻薄她宫里用度。

谢莫如笑：“现下城内戒严，宫里暂时不会缺东西，但供应上怕也不如以往。这都是我提前备下的，府里还有许多。”

“亏得有你。”婆媳之间也不必矫情，苏妃命宫人妥当收起来，道，“如今由上到下都减了例，我的份例还好，平日里也用不了那许多，倒是青宁她们，减了一半。”

大宫人青宁笑：“婢子们怎样都能凑合，倒是有些话不当婢子说。娘娘现在虽用不着宫里燕窝，但如今除了慈恩宫，也就是二位贵妃娘娘的宫里是上等血燕，前儿给咱们送来的较先时就差了一等。”

苏妃道：“不必计较这个，五谷杂粮，哪样都养人。咱们前些年，不也照样过吗？过得去就算了，咱们宫里既不缺这个，你悄悄跟内务府说一声，把咱们宫里那份蠲了去，给别的宫里也好。”苏妃以往是隐形人，近些年因儿子争气，她母以子贵，再加上她有个可怕的儿媳，宫里这几个掌事的真不敢委屈到苏妃，如此，份例供奉上渐渐也就上来了。

其实，以往苏妃隐形时，份例上也不敢克扣她，但，不克扣是不克扣，同样的东西，有头有脸的妃嫔就是上等，你这不出头的就要次一等，量没少，但质下降。这也是宫里成挂的套路了。

苏妃好日子过过，坏日子也经过，这些年，看开了，也看透了。相对于自身供奉，她更关心孩子们的事，问了谢莫如府里可好，知道谢莫如囤积了不少吃食药材，也就放心了。望着谢莫如有些消瘦的脸庞，苏妃既心疼又感慨：“你这孩子，没叫人操过半点儿心。”

谢莫如笑：“叫人操心的时候已经过去了。”

听这话，苏妃好悬没掉下眼泪来。谢莫如见苏妃伤感，反劝道：“这有什么？我这一生，必是先苦后甜。”

苏妃忍回泪意，道：“做长辈的，只盼着你们平平安安、顺顺利利的才好。”

“有时，我看着孩子们也会这样想，可又觉着，还没见过世上有这样的人呢。”谢莫如并不觉自己的日子不好，她生来没有在物质上困窘过，就是伤心事，也早过去了。何况，依这世间的标准，倘她要再说日子不好，怕也没几人能让自己的日子好了。谢莫如道：“如世祖皇后那样的强势，怕也有许多不如意吧。”要谢莫如说，世祖皇后挑男人的眼光就不成，当然，她老人家有本事，男人不好可以换。但今朝靖江王这后患，可不全因她当年没挑个好男人引起的吗。

苏妃亦不愿提及令谢莫如伤感之事，转了话题：“是啊，世祖皇后曾说，惜天下无可配